

苗棣 著



「明帝列传」

# 崇祯帝 皇帝 传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史紀事本末】

# 崇禎帝 傳

下冊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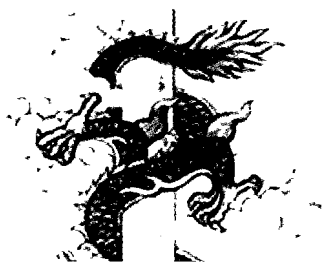
上海遠東出版社

明 帝 列 传

崇 祯 帝

(下)

苗 棣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崇祯帝/苗棣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皇帝丛书·明帝列传)

ISBN 7-80626-042-0

I.崇… II.苗… III.崇祯帝-传记 IV.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098 号

## 崇祯帝

---

作 者:苗 棣

责任编辑:王桂兰 吕海江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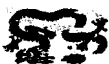
版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ISBN 7-80626-042-0/K·36

定 价:36.80 元(上、下册)



## 第四章 烽火惊传事日非

### 第一节 三十而立

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从崇祯 12 年的新年开始,崇祯帝就算是 30 岁了,照孔夫子的说法,就是进入了而立之年。但这样一个对于崇祯帝的人生有着重要意义的新年,却根本没有过好。当时清军正在畿辅、山东一带横行无阻,京师不能解除戒严,每天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不论是宫廷里还是百姓家,都没有心思去热热闹闹地过年。因为处于军事非常时期,崇祯帝下令免除了惯例中的新年朝贺典礼,只是在宫中按照家庭礼仪接受了嫔妃和太监们的拜年。但宫中人等都知道万岁爷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个个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欢天喜地迎接新春的气氛。

在崇祯帝登上皇位以来,像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沉闷新岁朝贺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国家好像总是处在危危险恶的情状中,除了御极之初的那一段短暂时光,崇祯帝不记得自己有过真正的畅快和欢乐的时候。为了保持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在朝臣面前总要作出精神抖擞、处乱不惊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感到万分疲惫。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总是有开不完的御前会议,读不完的奏章案卷,难得有休息的机会。大年初一这天,崇祯帝还得强打着精神按家礼给



宫中的长辈拜年,居于首位的是住在慈宁宫中的神宗刘太妃。

刘太妃是万历帝的昭妃,是天启、崇祯两朝皇帝的庶祖母,在宫中辈份最高,而且因为天启、崇祯两朝宫中都没有太后,她一直代掌着太后玺印,算是几代嫔妃中的名义首脑。崇祯帝到刘太妃宫中行礼已毕,照例像家人那样坐下来拉拉家常。他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说了几句话竟然就抚着案子睡着了。刘太妃不敢惊醒他,让宫女给他盖上点衣裳免得着凉,一宫上下和皇帝的侍从就屏声静气在旁等候。崇祯帝一觉醒来,才觉得有些失礼,道歉说:“神宗时候天下平安无事,宫中安乐,那是太妃亲眼见过的。如今却苦于多难,连着两夜批阅文书,没有合眼。自以为才到壮年,还可以经受得住,谁知道体力也不争气,在太妃面前就这样昏然不能自持。”<sup>①</sup> 老太妃听了,忆昔抚今,不由得流下泪来,觉得当今这位天子当得实在不容易。

同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相比,崇祯帝的确是太操劳了。当年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不召见朝臣,也很少阅读公文;泰昌帝虽然只作了一个月的太平天子,却也是朝朝乐舞、夜夜笙歌;天启帝更是个作乐的能手,游苑围猎、练武看戏,闲下来又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制造了无数桌椅箱柜和机巧玩具,从来不过问政务。崇祯帝却没有继承这种家风,而是没日没夜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朝政上。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超常的勤勉从来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国家的局面反而一天天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势头。

他在极度的劳累中苦苦熬过了进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

<sup>①</sup> 《绥寇纪略》卷 8,第 218 页。



春天,清军总算席卷出塞,京畿地区又恢复了平静。但他不敢稍有松懈,连忙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4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同心腹之臣杨嗣昌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不论从哪个方向的突然进犯。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3镇共需练兵17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5镇共需练兵15万多,蓟辽总督所辖5镇共需练兵24万余,保定总督所辖4镇共需练兵15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73万有奇。<sup>①</sup>

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批招募新兵,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面前了。杨嗣昌初步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400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年来,崇祯帝总是在为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伤透脑筋,在想尽千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个饮鸩止渴的老路上来。这一次,他还是想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sup>①</sup> 《明通鉴》卷86,第8册,第3318页。



他深知文武百官、宗室贵戚乃至宫中的太监，大多腰缠万贯，生活奢侈糜烂。当时的风俗，一个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因为意味着当官发财，送喜报的人就都带着棍棒家伙进门，一面报喜一面把门窗打个稀烂，叫做“改换门庭”。跟着就有一批瓦匠、木匠前来，精雕细琢，整修一新。仅这“改换门庭”一项，就不知要花掉多少钱。官僚们平日里的排场浪费更是难以记述。宫中的大太监们靠着敲榨勒索和贪污皇家资产，个个都富埒王侯，在宫外有连屋接宇的大公馆，城外有事先建造好的工程浩大的坟墓，家中姬妾成群、珍玩布列，窖里藏的金银数目也很可观。明亡后，李自成在京中拷饷，从大太监王之心一人家里，就搜出现银 15 万两，据说其家实有现银 30 万两，其他珍宝还不算在里面。<sup>①</sup>

其实天下最大的富豪和最大的奢侈之源正是崇祯帝自己。他虽然生性俭省，但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的惊人。由于内监们层层刻剥，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而一向自以为很了解民间物价，很精于计算的崇祯帝最终还是要被蒙蔽。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 700 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 1000 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 300 两，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 700 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崇祯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 1000 两。崇祯帝仔细观察了一番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 1000 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sup>②</sup>

① 《甲申核真略》第 12 页。

②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





几万人的超价高消费每年用掉大量国库收入，但崇祯帝却以为自己是自天地开辟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采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作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统朝士们作对。崇祯帝要搜刮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赞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起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sup>①</sup>

崇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要先从贵戚下手。但贵戚们的吝啬同他本人是一脉相承的，哪个人都不好说话。崇祯帝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上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是万历帝的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算是崇祯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戚畹中也算得上一个大户。在崇祯12年（1639）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

<sup>①</sup> 《明史》卷253，第21册，第6540页。



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说,父亲留下了40万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20万捐献给国家以为军资。<sup>①</sup>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到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这年春上,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20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20万也一起拿过来,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

40万两银子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家具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连,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帝进言,说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戚畹之心。崇祯帝一向坚决反对内戚干政,又明知道周奎是为了他们一伙的利益,不但不听劝,反而更加严厉,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并命令内官衙门按期追缴。李国瑞又气又怕,得了一场大病,竟然死了。

事情弄到这一步,朝中宫中都有了些不平的议论。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都知道皇帝在突破了贵戚这一道关口之后,就要对自己下手,因而在舆论上一致同情李国瑞的不幸遭遇。皇亲国戚们更是大为震惊,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些人暗中勾结宫女、宦官,可能还有嫔妃、皇后,进行了一次抵制皇帝的阴谋活动,而下手的对象,竟然是

<sup>①</sup> 《明史》卷253,第21册,第6540页。



崇祯帝才只5岁的幼子朱慈煊。

崇祯帝虽然在国务活动中严刻狠毒,对于家庭和亲人却不乏人情味。他自幼失恃,父亲和生母都在早年去世,差不多是一个孤儿,就连西李选侍和东李选侍前后两位养母也由于政治原因早早地就同他分手。这样的身世使他对于母爱有一种深刻的渴求。这表现在他对硕果仅存的宫中长辈庶祖母昭妃刘老娘娘特别的尊重上,在刘老太妃年满80的时候(崇祯13年正月)专门为她加封了“宣懿康惠皇太妃”的徽号,<sup>①</sup>还亲率子女和后妃到慈宁宫去为太妃祝寿,行了四拜大礼。也表现在对生母刘氏的不尽思念上,不但追封生母为太后,恩封了母家世袭官爵,找人画出了生母的遗容,而且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屡次想到生身的母亲,痛不可支。崇祯13年(1640)七月,不知为了什么样的契机,崇祯帝突然因不能奉养生母而大为哀恸,决定要吃长斋,穿布衣,以示对母亲在天之灵的纪念。内臣和朝臣为此多次劝谏,崇祯帝还是将近一年没有动荤腥。后来还是刘太后的母亲瀛国夫人进宫对他说,梦见了刘后,让她劝皇上不可不进肉食,常言道“药补不如肉补”,不要亏了身体。<sup>②</sup>他才遵照母命开斋。

他本来有6个兄弟、9个姐妹,但夭折的夭折,早逝的早逝,到他统治的中年只剩下了一个小妹妹乐安公主,下嫁给巩永固。对这个胞妹和妹夫,他也很体贴很照顾,把他们当作重要的贴心人。

既无父母,终鲜兄弟,崇祯帝把渴望亲人体贴的一腔情怀就注入到自己的家庭中。到30岁的时候,他在立家方面

① 《山书》卷13,第317页。

② 《山书》卷13,第333页。



倒是成果斐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大家庭。同历代帝王一样，他拥有一大批妻妾。正式的发妻周皇后之外，是从打信邸时期就跟在他身边的田妃和袁妃，另外见诸记载的还有卢妃陈妃等人，嫔、贵人以下还有多少，已无从考查，按一般规律总数应在百人之上。

小家碧玉出身的周皇后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淑女形象，懂礼仪、守妇道，也善于处理家务纷争。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后，她住进象征着天下女性最高地位的坤宁宫，总管起宫廷内政，宽严相济，治理得居然井井有条。但她毕竟还是个年轻女子，时不时地会显出一点任性，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丈夫闹上一点小脾气。在这个偌大的明朝里，敢同崇祯帝闹脾气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位周皇后一个人。有好几次，皇帝皇后像寻常百姓家的小夫妻那样为了小事争吵几句，脾气特大的崇祯帝自然不会示弱，周皇后也不屈服，恨恨地对着他连叫“信王！信王！”似乎是在提醒他当年的结发情意，或许还有什么闺中隐秘。<sup>①</sup> 那位当年的信王也就拿她没有办法。闹了又好，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调调笑笑也是常事，调恼了，就又闹。有一次崇祯帝见她身穿珍珠衫对镜梳理，就从后面动手逗她。也许正赶上她的心情不好，不吃逗，很不耐烦地用手挡回去，却差一点打在皇帝的脸上。崇祯帝火了，气得推了她一把，把她推了一个跟斗。她的脾气也不小，从此不再吃饭，进行绝食斗争。崇祯帝听说了又连忙派人给她送礼物，问起居，两个人才和好如初。总之一对结发夫妻，吵吵闹闹免不了，内在的感情却是深厚的。

崇祯帝对于皇后唯一严格禁止的，就是干涉政务。明朝

<sup>①</sup> 《崇祯宫词》注，第 82 页。



对宫眷干政禁令森严，崇祯时期对此执行得更加严格，田贵妃以下是绝对不敢在言辞中稍涉政事的，崇祯帝坚持内外有别，也从不在内宫里谈论政事。周皇后由于地位特殊，偶尔会不小心说到一点稍关外朝的事情，但每一次都会碰上一鼻子灰。有一次崇祯帝批看新进士名录，周后正在身侧，见到有自家的旧房客陈仁锡名在一甲，就指着说：“这是我家的探花郎啊！”崇祯帝为此极为不快，冷冷回道：“你家的探花离着人阁拜相还远呢。”<sup>①</sup>周皇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崇祯帝同周皇后的感情不薄，但最为宠爱的却还是田贵妃。田贵妃祖籍是西安人，父亲田弘遇是个武职的把总（级别在武职中是最低的，相当于连长），却一直在扬州经商，家境相当饶富。她的生母早逝，田弘遇娶扬州一个歌舞妓为继室。继母就有意无意地按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培养这位女儿。扬州在当时是能同南北二京鼎足而立的大都会，是全国的商业中心，盐商巨贾荟萃，最为繁华，消费畸形发达，又尤以高级妓女闻名天下。扬州的妓家从各地选择资质优秀的小女孩买回家里，从小进行全面培养，谓之为“养瘦马”，长成之后再向全国输送。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培养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扬州的高级妓女讲究色艺双绝，姿色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风度气质以及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田家未必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妓女，但无意中选择的那套教育方式却把她培养成比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淑女们更有魅力的一个美人。

明代王室选择后妃甚至宫女一向摒弃姿色超群的女孩子，为的是怕冶容诲淫，腐蚀了一帮龙子龙孙。因此田贵妃

<sup>①</sup> 《罪惟录》列传卷之2，第2册，第1185页。



在容貌上大概也不过是中人之质，闺名叫做秀英，也相当俗气。<sup>①</sup> 但她的举止娴雅又多才多艺，平时静默寡言，似有一股抹不去的淡淡哀愁，一入技艺场中却又生龙活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蹴鞠骑乘无所不能。她的字宗法钟、王，据说已臻能品之境，丹青泼墨也颇得名家笔意。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她吹得一管好笛，崇祯帝称赞她的笛曲有“裂石穿云”的效果；抚琴更是她的一项绝技，声遏行云，绕梁三日。崇祯帝偏巧最喜欢琴曲的古雅，还自己作过五首琴曲，空闲时听田妃演奏。有一次他对周后赞赏田妃的高超琴艺，言语间似乎还为皇后的不懂音律相当遗憾。周后很不高兴地说：“妾出身儒家，只会桑蚕纺织而已。可不知田妃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sup>②</sup> 多疑的崇祯帝才起了疑心，问田妃少年进宫，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此技艺？田妃告诉是跟着母亲学的，他又召其母进宫，让母女二人合奏，果然极佳，才算释然。此后田妃的母亲就常被召入宫中献艺，在后妃的亲属中，也只有她能够经常入宫见到女儿。

田贵妃因为高雅的艺术气质而特别得到崇祯帝的宠爱。她住在坤宁宫以东的承乾宫，就是民间所称的东宫娘娘，在宫中地位仅次于周皇后。崇祯 14 年（1641）春，她被晋封为皇贵妃，在名份上也正式成为皇后的副手。与她同时入侍信邸的袁妃则受封贵妃，比她低了一个级别。但她却不敢因此而恃宠恣肆，在宫中多年，从来小心谨慎。同皇帝下棋，她总能让皇帝小胜一子两子，凭这种驾驭局面的功夫，她的棋术至少要高出崇祯帝两三个段位，崇祯帝却以为自己略高一

① 《北游录》纪闻上，第 324 页。

② 饶智元《明宫杂咏》注，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第 296 页。



筹。对于多少有点盛气凌人的周皇后，她也尽量低声下气，以求和睦。唯有对家中那个商人出身的父亲，她却是鞭长莫及。田弘遇仗着女儿在宫中得宠，官封到左都督，在京城里极为骄横霸道。崇祯帝为此责备过田妃，田妃非常气愤，找来父亲说：“你们在外面犯事，已经风闻宫中了。如果皇上再来责问，我只有一死了之。”<sup>①</sup> 田家才稍许收敛了些。

周皇后虽然是恪守妇德的典范，对于这个颇有些狐媚惑主味道的田贵妃却还是有点忿忿然，两个人之间也少不了使脸色、生闲气的时候。那一年新春正旦，天气严寒，田贵妃依礼到坤宁宫朝拜皇后。周皇后却故意怠慢，让她在殿外庑檐下冻了许久才升座召她入宫，朝拜之后不发一言，就叫她退下了。而袁妃来拜贺的时候，周皇后却很热情地接待，笑语多时。田贵妃多次受到冷落，在崇祯帝面前难免流露出委屈。崇祯帝夹在爱妻宠妾之间，也只能劝了这个又安抚那个，尽量弥和。后来田贵妃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自己写了书面检讨，自责对皇后不够尊重，请求移居启祥宫反省。崇祯帝见田贵妃有高姿态，正好让一家人和气，也就批准。但崇祯帝3个月没有见到田贵妃，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脾气也比平常更坏。周皇后是聪明人，知道这样下去大家都不得安生，又主动出面作好人。一天同皇帝在永和门看花，她请求让田贵妃一同来，崇祯帝赌气没有答应，她已经让人把田贵妃迎来了。一家人这才又重归于好。

这些小小的冲突构成寂寞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花絮，稍微打破一点沉闷。但总起来讲，崇祯帝的后宫中还是算是祥和静谧，不像许多朝代那样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气息。待到崇祯

<sup>①</sup> 《崇祯宫词》注，第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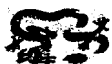
统治的中后期，国事维艰，皇帝终日操劳，愁云满面，很少有时间再同后妃们盘桓。后妃们也就知趣地不敢再生风波，惹闲气。她们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从崇祯帝那日夜紧锁的眉头中能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她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服侍好皇帝，养育好子女，祈望着国家能够转危为安。

许多记载都说崇祯帝不近女色，其实并不尽然。但他特别念旧，在众多的妻妾中始终只注重同他共同患难的一后两妃，却是实情。宫中旧制，每天将晚时分，各宫都在门前挂起两盏红纱龙灯，皇帝临幸某宫，那里的宫灯就先行卸去，而后巡街的太监才通知各宫把龙灯摘了安寝。许多年里，最先摘下宫灯的大多是坤宁、承乾、翊坤三宫的皇后、田妃和袁妃。有位住在承华宫的陈妃，进宫后数年只被“临幸”了一次，门前的两盏红灯总是迟迟不能取下来。身边一个太监见她终日愁眉不解，很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乐。回答说：“人生天也不见，哪能快乐？”太监说：“抬头不就能见到吗？”那位陈娘娘只好骂他是呆子。<sup>①</sup> 由于专注于一后两妃，崇祯帝的子女也主要是当初信邸的3位故人所生。

后妃们总共为崇祯帝生下了7男6女，但宫中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到崇祯帝三十而立的时候，活在他身边的只有4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几乎都是周皇后和田贵妃生养的。周皇后最引为自豪的是她在崇祯2年(1629)就为皇帝生下了元子，在明代历史上，正宫皇后产子还是第一次。崇祯帝对这个长子的出生也极为兴奋，特别诏告天下：“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系皇后周氏出。中闱开豕胤之先，万国偃元良

<sup>①</sup> 史梦兰《全史宫词》注，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第214页。





之祝。”<sup>①</sup>为长子取名慈烺，并在第二年就册立为皇太子。崇祯11年(1638)，太子10岁，正式出阁读书，崇祯帝为他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授班子，其中多是醇儒名士。这以后，他就常常带着太子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并且教太子阅读和批改奏章，一心一意要培养出一个德才兼备的英明之主。对于这位长子，他确实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周皇后的第二个儿子夭折，第三个儿子朱慈灿生于崇祯5年(1632)，封为定王。田贵妃崇祯6年(1633)为崇祯帝生了皇四子朱慈焕，封为永王；8年又生皇五子朱慈煇。<sup>②</sup>此外，还有周皇后生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和袁妃所生的小女儿昭仁公主。这些儿女个个家教良好，聪明可爱，崇祯帝对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爱惜。

相比之下，才只5岁的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爱妃田氏所生，崇祯帝对他又格外疼爱一些。但在这年春上，正当崇祯帝为了催迫捐助而同贵戚们大动干戈的时候，皇五子却得了一场大病，好像是痢疾，十分危险。宫外的戚畹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通过这个孩子来震慑皇帝一下，就买通好宫中的太监宫女，在皇五子的身边装神弄鬼起来，他们让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妖模怪样，神秘兮兮地对这病中的小孩子说：“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戚薄情，再不悛改，就让你的儿子全都死掉！”<sup>③</sup>反复地说了好几遍。

皇五子是个聪明孩子，在极度的惊恐中还是记下了老太

① 《明书》卷55，第10册，第1085页。

② 按崇祯帝诸子之名，《明史》等书各载不一，此处主要依据孟森的考据结果，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11月版，上册，第60~63页；皇五子慈煇，《国榷》卷97，第6册，第5836页。

③ 《明史》卷120，第12册，第3658页。